



月滿伊甸園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之二
卡德蘭／原著・陳悅／譯

1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之二

月滿伊甸園

卡德蘭／原著・陳悅／譯

月滿伊甸園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②

著者	卡	德	蘭
譯者	陳		悅
出版者	明	遠	社
	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		
	電話：H 6 1 6 6 8 3		
發行所	明	遠	社
	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		
	電話：H 6 1 6 6 8 3		
印刷所	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		
定價	港幣6元	外埠美金	1.5元
初版	1 9 8 0 年	1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

作者識

一九七五年我遊歷斯里蘭卡，看到它超塵脫俗的美麗郊野和友善可愛的人民，心中激盪不已，更爲它的歷史深深着迷。

本書的背景都是真實的。錫蘭在咖啡災變後所作的努力，帶來了繁盛的茶葉工業，這段歷史在亞瑟·坎農戴爾爵士寫以下的話時，已經永垂不朽了：

「大企業遭遇巨變後，能够在幾年之內努力不懈的重新建立另一個企業來代替它，這種情形是不多見的，錫蘭茶葉界的表現猶如滑鐵盧之役，是鼓舞人類鬪志最鮮明的一個例子。」

詹姆士·泰勒不只是島上第一個栽培茶葉的人，他還從事製造和推銷工作，他努力經營茶葉工業以挽回由於咖啡所造成的悲劇，終於成爲錫蘭經濟上的希望之光，當他去世時，他的工人稱他爲「撒米達埃」——天神主人。

一八七三年時，錫蘭出口的茶葉只有二十磅，一百年後，高達四億四千五百八十七萬三千三百一十四磅。

第一章 一八八八年

霍斯頓侯爵深吸了一口溫暖而濕潤的空氣。

他抬眼望着閃爍的星空，感到一陣舒暢，他又回到這牽牽夢縈的地方了，在英國那嚴寒的日子裡，他多麼懷念這兒清朗的空氣啊！

他慢慢的穿過草地，陣陣微風吹送着玉蘭、茉莉和夾竹桃的花香，草裡一閃一閃地亮着螢火蟲的清光。

從英國坐船來可倫坡那段日子裡，他一直興奮着、盼望着，就像一個孩子似的。

這實在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已在這個人們稱爲「天堂島」的地方渡過了十六年；照回教徒的

說法，亞當和夏娃從伊甸園中被趕出來後，就到了這座天堂島。

在英國，人們總是嘲笑這一類的形容，例如婆羅門教徒說「斯里蘭卡（註：即錫蘭舊稱）是美麗之都」；佛教徒說它是「滴在印度眉上的一顆珍珠」；希臘人則稱它為「蓮花的國度」。

他回到錫蘭後覺得這種說法一點也沒有誇張。

他並不是個很羅曼蒂克的人，相反的，人們認為他是個保守而辛勤的雇主，有時候甚至覺得他很無情。

他必得如此，因為他的生活一向都不容易！事實上，他曾為他想要的每一吋土地奮鬥，一直堅定的貫徹決心，才有現在的成功。

他漫步於總督「女王府」華麗的花園中，興奮的想着就要回到北方的茶園，就要看到朋友、工人，和自己親手建造起來的華美大廈了。

突然間，他煩躁起來，發現並不是只有自己在花園裡。

他一直等到總督和客人們全都回房後才到花園裡來，他極想獨自一個人伴着自己的記憶和舊日的感情。

可是現在有人穿過草地來了。

他不想和人攀談，因此仍然站在那片陰暗的竹林中，身體半掩在濃密的竹葉下，除非有人特

意找他，否則是不可能被發現的。

那個人走近了，他的臉孔浴在月光中，霍斯頓侯爵看出他是同船來錫蘭的一個年輕軍官。派萃克·歐尼爾上尉！他是從英國休假回來的幾位軍官之一。

他曾和這些軍官同桌吃過飯，寒暄了幾次，除此之外，他儘量不和這些年輕人接觸，他想，他們一定覺得自己太老了，不適合他們那種高談闊論，嘻笑耍鬧的場合。

他記得歐尼爾上尉是個蠻負責的人，他相信他在營裡一定是個頗有能力的軍官。

歐尼爾上尉仍然往前走著，霍斯頓侯爵猜想他大概是負責總督府警戒的工作，因此深夜出來巡邏，查看各處衛兵是不是認真的在執行工作。

令他吃驚的是，當歐尼爾上尉快走到他隱身的樹林前時突然轉身，橫過草地，筆直的朝大廈走去。

女王府也像所有殖民地式的房子一樣，正面非常宏偉莊嚴，背而的二樓延伸着寬大的陽臺，在炎熱的夏日裡，樓上的人可以在那兒乘涼，但是到了二月，它便一無屏障，尤其夜晚非常寒冷。

霍斯頓侯爵鬆了一口氣，他知道自己不會被發現了。

他看到歐尼爾上尉走到大廈前，抬起頭看着二樓的陽臺，並且吹起很輕很低的口哨。

霍斯頓侯爵很意外，他等待着，很快看到一個穿白衣的人從二樓的臥室裡出來，走到歐尼爾上尉仰望着的陽臺上。

那是個女子！她的頭髮鬆散的披着，當她走到欄干邊俯身向下時，頭髮就像烏雲般披垂下來。

她好像說了什麼，可是霍斯頓侯爵聽不到，更令人吃驚的是，歐尼爾上尉本來站在下面抬頭望着她，現在開始從下面爬上了陽臺。

屋柱是用鏤空的鍛鐵砌成的，即使是手脚最笨拙的人，也能找到極好的落腳點，爬起來一點也不難。

歐尼爾上尉抬腳跨過欄干，踏上了陽臺，這只是幾秒鐘的事情。

然後，霍斯頓侯爵看到他摟住那女子，兩人熱烈的擁抱在一起。

他們就那樣立在月光下，猶如一座永恆的愛情雕像，兩人的手臂緊抱着對方，嘴唇貼在一起，那女子的髮絲隱隱的披散在歐尼爾上尉的寬肩上，過了一會兒，他倆相擁着消失在黑暗的臥室中。

霍斯頓侯爵深深的吸了口氣。

他非常清楚和歐尼爾上尉秘密幽會的人是誰，這一刻，他感覺的倒不是憤怒，而是驚奇！

因為和歐尼爾上尉相偕消失的女子乃是愛蜜莉·拉果夫，霍斯頓侯爵帶她到錫蘭來和他外甥傑瑞·華命結婚！

十八年前，霍斯頓侯爵決心到錫蘭來打天下，當時他叫希爾頓·霍克，只有二十一歲，是家族中的幼子。

他繼承家族爵位和財產的希望很小，他父親的財產也不多，無法供給他在英國過上等舒適的生活。

不過，他成年時，總算繼承了二千磅的財產，他看到一則報導錫蘭咖啡業蓬勃興盛的新聞，因此決心到那兒去開創自己的事業。

在那個時代，錫蘭似乎非常非常遠，英國人談起它時就像它是在世界的盡頭似的。

早在一八六〇年，英國殖民者就挾着企業的精神和大量的資金投注於熱帶栽培業上，使得咖啡業突然興盛起來。

希爾頓·霍克在牛津時，有一個蘇格蘭同學，比他早三年到錫蘭，他寫了許多熱心的信給霍克，告訴他錫蘭有無盡的機會等着有野心而衝勁十足的年輕人。

一八七〇年霍克到錫蘭時，錫蘭咖啡的外銷量已經超過五萬噸。

行。

」

他父親對於他決心從事啡啡栽培業感到很驚奇，他本來以為他要用那筆繼承的財產去旅行。『不要太早決定，孩子，』他說：『先好好的看一看，也許你在新加坡或印度會做的更好。』可是他到達錫蘭的那一剎那，就明瞭這兒正是他想居住和工作的地方。

他立即開始工作！

他以每畝一磅的價錢買了五百六十畝地，買了地以後，他才發現這個工作有多辛苦，他必須先把地上的叢林剷平。

他必須雇八十個工人，而他心裡一直籠罩在恐懼之中，害怕他的錢有一天會用光。

他每天一早就起來砍樹、鋸木頭、敲釘錘，然後把砍下來的東西運走燒毀，忙得一刻都不能休息。

不僅僅是把樹砍下來而已，還必須連根掘起來，這樣才能播種咖啡。

他的運氣很好，到錫蘭不久，牛津的那個朋友就介紹他認識了經驗豐富的蘇格蘭栽培園主，三十五歲的詹姆士·泰勒。

泰勒可以說是錫蘭栽培業史的一部分，由於他重要的地位，其他的栽培園主都很敬重他。

泰勒十八歲時，已是個精力充沛，體型魁梧的青年，當時他和盧勒康德產業倫敦代理處簽了一份三年的合約，因此到了錫蘭，盧勒康德產業公司就座落於坎迪東南七十五哩的地方。

靠近坎迪的好處是有鐵路通往可倫坡。

這條鐵路給咖啡栽培業者提供了迅速便捷的交通工具，比他們從前花幾個星期，慢慢的用牛車經軍用道路運到可倫坡港要方便多了。

泰勒和這個剛從英國來的年輕人非常投緣，就勸他買靠近盧勒康德產業公司附近的一塊地，這塊地位於中央山脈地帶。

霍克也像泰勒一樣，對山野優美的景色非常着迷，並且立刻適應了這個奇特而陌生的環境。

泰勒教他如何雇用坦米爾工人，並且在適當的地方蓋了他的第一座小茅屋。

在清理和播種的頭幾年歲月裡，泰勒一直鼓勵他、幫助他，霍克也非常努力工作，比他所雇用的任何工人都要賣力。

可是，每當他回憶起從前那一段日子時，總認為那是他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他憑自己的努力掙得一切，他能够自由的支配自己，即使他失敗了，他也不會怨恨任何人。

他要不是有泰勒這個朋友，早就失敗了。

十年來，咖啡業的蓬勃發展使霍克相信他就要成為富翁了，土地價格已漲到每畝二十八磅，開墾的土地沿着新闢的道路一直延伸到亞當山，那條路原來只是一條朝聖者行經的小徑而已。

突然間，咖啡的太平時代屈指可數了。

一種可怕的壞葉病「咖啡銹」威脅了整個栽培業。

就是現在，霍斯頓侯爵仍清晰的記得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咖啡園裡腐壞的葉子時，心裡所升起的強烈恐懼之情。

「咖啡銹」的種子極為細小，它的芽胞隨風吹送，一落到植物的葉子上就開始發芽滋長。

那是咖啡栽培業者的一個大災變。

他們除了銷毀受感染的咖啡園，把其他的咖啡樹灑上石灰和硫磺的混合粉末，祈禱它們不被下一團隨風吹來的種子感染之外，根本無能為力。

這個願望並沒有實現。

這場咖啡病摧毀了大部分歐洲栽培業者和所有錫蘭人的希望。

他們在毀滅的咖啡園裡，除了把一些咖啡殘株運到英國去做桌椅之外，沒有搶救到任何東

西。

但是對霍克和泰勒來說，他們的友誼展開了新的一頁。

泰勒在一八六六年曾收到帕瑞丁尼皇家植物園園長贈送的一些茶葉種子。

他在盧勒康德撥出十九畝地，播種了二百磅茶葉種子，並且勸鄰地的霍克也在他寶貴的土地上種了同數的茶葉。

這十九畝地拯救了霍克整個產業的毀滅。

他必須從頭再來，他捲起袖子，開始在其他的土地上種茶葉。

同時，他的朋友泰勒忙着開始了一個新計劃——一個設備齊全，有壓葉機的茶葉工廠，這是在錫蘭出現的第一家。

泰勒和他朋友出產茶葉大獲利潤的消息傳播出去了，在咖啡業巨災帶來的經濟不穩聲中，人們的希望又升起來了。

大受損失的咖啡栽培業者開始學習播種這種新的植物，整個錫蘭在咖啡殘留的株幹之間種滿了茶樹，霍克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又開始重建他損壞的基業了。

就是他在最癡心妄想的時刻，也沒有料到他有繼承英國家族財產的機會。

當他離開英國時，有六個人排在他前面等着繼承他伯父的遺產，可是由於戰爭、意外、和老

年等等因素，這些排在他前面的人都一個一個消失了。

一八八六年，他的伯父去世了，他幾乎不相信自己已成了新的霍斯頓侯爵。

他只有啓程回家一途，可是這樣離開他的茶園和朋友就像切斷他一條手臂或一條腿一樣，現在他已有了一千二百畝茶園，還有一些好朋友——例如詹姆士·泰勒。

同時，他已經變得習慣寂寞了——他必得如此！

有時候，連續三、四個星期，他除了自己的工人之外沒有看過任何人。

他獨自一個人住在自己建造的一幢大廈裡，這幢大廈建在山頂上，夏天四面都有涼風吹來。

到了冬夫，家裡比較冷，可是房裡有英國式的大壁爐，爐裡燒着熊熊的火焰。

霍克已經習慣獨居了，他在吃完一頓可口而豐盛的晚餐後有時喜歡看看書，但通常就上床睡了，以便第二天天一亮就起來開始他沉醉其中的工作。

當他回到英國時，已經忘記一個紳士過的是怎樣一種高雅而悠閒的生活了——沒有壓力，沒有匆忙，沒有野心，只須讓悠閒的生活填滿歡樂。

但是，他發現有一大堆產業要處理。

他的伯父在生病瀕死的那幾年裡，荒廢了許多事情，他得引進新的耕作技術，購買新機器，

整建府邸，此外，還要會見所有的親戚朋友。

現在他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絕不容許外甥再娶愛蜜莉。

他想，也許傑瑞沒有來可倫坡接他們倒是件好事。

他在女王府接到的信中說，傑瑞因為生病無法來接他們，不過他可望在舅父和愛蜜莉到坎廸時痊癒。

他最初看到那封信時，心裡倒真有點懊惱。

他本來計劃一到可倫坡，愛蜜莉就和傑瑞舉行婚禮。

他還以為他會送他們去渡蜜月，然後自己一個人回茶園。

他期望儘速着手一些事情，例如和工頭商討一些改革計劃，見見工人，他們中有一些人從最初開墾咖啡園時，就已追隨他了。

現在他的計劃全被弄亂了，婚禮也不會在坎廸舉行了。

此刻，他突然發現婚禮不會舉行了，眞像是被人打了一棒，他還必須向傑瑞交代，設法另外替他找個妻子。

「該死的女孩子！」羅斯頓侯爵自語道：「她怎麼這麼不知檢點！」

甚至在他咀咒的時候，他也明白自己該負一部分責任，他們原該早點來錫蘭的。

十八個月對兩個年輕人來說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即使在幾年前，對他來說也是很長的。

就另一方面來說，假使愛蜜莉一離開傑瑞就向第一個對她獻殷勤的英俊男子投懷送抱，那麼此事早早發生總比結婚後才發現更好。

「下一班船我就把她送回家去。」霍斯頓侯爵決定。

優美的夜晚已經全被破壞了，他轉身走向大廈，儘量不去想那兩個擁抱着走進臥室的人影。

第二天早晨，霍斯頓侯爵很早就起床了，剛吃完早餐，僕人就來通報有客人來拜望他。

這麼早就有訪客使他感到很意外，他換上會客的大禮服，隨着僕人穿過迴廊走進客廳，很高興的看到泰勒在那兒。

泰勒已五十歲了，身材非常高大，留着長長的鬍子，體重有二百四十六磅，一雙手指有平常人三隻手指那麼粗。

他微笑的時候，那雙深陷的眼睛和高聳的鼻子就顯出一種奇特的魔力。

「我聽說你昨天到的，希爾頓。」他說着伸出手來。

「詹姆士！真是太想不到了！我一直想見你——沒想到這麼快！你好嗎？我們好久沒見了

！

「我也很想你，希爾頓。」泰勒說：「我擔心你變得太尊貴，不會回來了呢！」

「要是你知道我多想趕快回來就好了！」霍斯頓侯爵答道：「我在那兒工作也像在這兒一樣辛苦，只不過方式不同罷了——也真是不容易！」

泰勒笑了。

他在錫蘭能自由支配他的產業和工人，可是回到英國成了霍斯頓侯爵以後，他得做一個大家的家長，而很多親戚都是窮光蛋，他覺得他們乏味而貪婪。

他回家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個能接替他錫蘭茶園工作的人。

他決定這個茶園將成為整個家產的一部分，將來也是爵位繼承人的財產之一。他認為已找到了理想的人選——他姐姐的獨子，二十四歲聰明的傑瑞·華命。

他很擔憂茶園只有錫蘭工頭在管理，於是匆忙的派傑瑞·華命去主持，不過他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匆忙的決定。

他覺得傑瑞去處理這個平穩而又賺錢的產業應該毫無問題，那兒並沒有像他十六年前那樣粗重的工作要做。

傑瑞十分樂意，一點也不勉強的順從了舅父的提議。